大學古義

大學古義

咸陽劉光蕡 古愚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程子表章大學此爲千古特識爲學次第是大學精意所在卽下古之欲明明德節各先字物格節各後字天德王道天下萬世之人所當學此篇以三千四百三十二字括之而無遺宏綱既舉而細目又極詳

思過齋 鋟版

密故此篇言學爲古今有一無二之書何以爲大學立念以天地民物爲一體而學以講明其理然後實爲其事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矣故曰大學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德是道之本親民是道之量至善則學道之詣也明德是性善親民卽仁也有此明德發見於外第一念卽是仁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元者善之長也親民之節文是禮卽至善也止至善止字中有義字在蓋審度而止之卽義也智信皆天德古人以配四時之

冬四德之貞即該於明德二字中德而曰明生而自具之智也明而曰德生而自具之信也由明德而親民以智信爲仁貞下起元也

道由路也大學之道是由明德以親民之路明德不親民即無道故大學之道生於民無民即無道天地間萬事皆起於有己有人若天僅生我一人則德不與人接誰謂其不明亦何貴於明哉聖賢立學之意凡以爲民也學者有志於學須立地有民胞物與之量方可言學

從古本親民當如字讀從朱註親民當作新民兩解

均可通而新民不如親民之義精深宏大人惟視民不親故忍以法術愚民刑威迫民後世一切猜防民之覇政皆由視民不親而生故親之一字爲王道之本源改爲新則王道之作用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至善是明德新民之極故爲大學所止之境入學之始必先知之然後再加細密工夫明明德必至如聖人方爲至善而學始可止新民必至如王者方爲至善而治始可止故吾謂入大學者必立地能以天地

萬物一體方可言學即知止之說也既實知至善爲所當止之境則有誘以他境之可止己必不聽故有定定則心目專趨於一他若無所見故能靜靜則心目無所擾故能安安則心與學融化爲一以待事物之來感而自通故能慮慮則於事物之始終無不洞悉而得至善之所在而止矣

明德至善之地仍在親民上見不親民而空自明其明德其明於何見之即不明亦何從知之故下文言克明德言顧諟天之明命言克明峻德而第結以皆自明不言所明之詣爲何如也於是由自明說到自

新由自新說到作新民則與民其新矣民何由新上有命令以新之舊邦之民皆新矣而結以君子用極則止善矣是明德之至善民必皆自新乃可止也蓋己與民共立於世無民卽無己無己卽無明德可言故爲學以親民爲重也

大學以三句提綱後突出知止二字此知字從何而來卽明德之明生而自具物欲能蔽而不能使之亡不謂之良知不可孟子謂之知愛知敬卽是仁義可達之天下孝經亦以愛敬爲順天下之要道故知止之知是明德之明知止之止是明德之終達其愛敬

於天下則明明德於天下矣

此節以知字始以得字終知止是知得字則入於行矣然不曰得止則仍卽窮理言蓋實見得事物之理皆吾心固有之理而且恰當至好毫髮無憾知止之知猶虛得則爲眞知也是卽致知入誠意之始至平天下章忠信以得之乃爲實得其止此得字以理言彼得字以事言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合明德新民爲一物此有深意人皆視明德新民爲二故佛老之徒修身養性祗知爲己無聖人成己所

以成物之公心利達之于政道刑齊惟責諸人昧乎君子有己而後求人之恕道其弊皆由歧明德新民爲二而生也合德民爲一物一物而二名者本末之形也德民爲一物卽明新爲一事事同而名異者終始之迹也有本末有終始則爲之必有先後而欲爲之必先知之知其先後之序不爲則已爲之必能有成蓋循序漸進卽順道而行也曰近道謂去至善不遠也

朱註以物有句結首節事有句結知止節細玩之物爲德民之物事當指明新之事先後卽下兩節先後

字此節爲下兩節之起非上兩節之結也下兩節第言明德新民之先後未及至善蓋格致誠正修卽明德之至善齊治平則新民之至善格致誠正皆以修身故又推出修身爲本而齊治平之末不待言矣治亂卽指明新之物末明末新爲亂已明已新爲治所厚所薄卽指爲明新之事謂薄於本不能厚其末也若知止之始能得之終是釋首節止於二字之義首節不曰在止至善而止字下加一於字分明止字中有工夫故下節從知止推出定靜安慮以至得止皆上節於字中工夫自具之層次終始先後已明言矣

此處何待再爲申明故知止節爲結足首節物有節是別提起古人文章隨說隨自註釋以後便不再管他經史中此類甚多此處亦然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不曰古之欲平天下而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可見古人平天下不過使天下之人皆爲學卽是太平之治治國是使一國之人皆學齊家是使一家之人皆學不是我往平之治之齊之也我不過爲設學立教法其教法卽我修身之法布之鄉學中使人人學之卽爲教法

此節各先字求其致功之端也下節各後字指其成功之序也古本以誠意爲傳之首章此大有精義從天下推到心皆以漸而精由外而內由心推到意朱

思過齋鋟版

子訓意爲心之所發是復由內推向外矣此恐未是劉念臺訓意爲心之主若今云主意也此解甚精觀後誠意傳中好惡是意如好色惡臭是誠然則意是人心能爲好惡之根故大學中庸之獨卽孟子所謂幾希卽心所具之性意發於獨卽孟子所謂性善也性本善故自然好善本無惡故自然惡惡特患自拂其本性故須誠耳知是意之靈明處物是意之精實處萬物皆備於我矣故天下之物皆意中之物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可見親民亦是明明德物有本末朱子謂指明德新民而訓明德爲人之所得乎

天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是卽性也故意卽是明德誠意卽是明明德意是明德之全所謂虛靈不昧也析言之則知是明物是德致是推極其明格是方正其德致知是具衆理格物是應萬事也萬物皆吾性所固有然謂之爲萬數實不止於萬則紛而難理繁而易忘必使人有一大方格中界無數小格使物物各就其格則各就理而不忘則物格而知亦致矣致知在格物不曰先而曰在致知卽是格物非兩事兩候也陽明以爲善去惡訓格物則格字有方格扞格兩義方格爲善也扞格去

惡也

明德性也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以應萬事者卽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義以迹象言謂之物以義理言謂之德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明明德復性之學也身心家國天下皆是物修齊治平卽是則不違其則卽德也我得於天者爲萬物皆備之德故修齊治平爲吾性分所固有卽吾職分所當爲入大學講明道德不過復完我得於天之性我得於天者萬物皆備故欲復我之性不能離卻民物遁於空寂自謂見性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也親民之親首

節必須作親字解不必易作新字且不必深看即是與物相接之意不離民物遁空寂以明明德也此性以己所得於天者言謂之德爲心之靈明故曰明德以天以此付於人人而爲天下所由太平之具言之則曰善能明明德於天下則復性善之本量故曰至善至善即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謂是親民之極即是明明德之極吾之明德是萬物皆備之則遺卻一物使不得其所即性量未能完滿即不得爲至善故三綱領是一串說下實是一事下文所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也知止即是明

明德於天下知吾性之本量而擴充之無欠缺也儒謂之知性佛家謂之見性知是知其理得是實爲其學而有得也知慮得實由虛而實中間靜定安慮皆是工夫次第可以自驗者若欲分傳此節可爲明明德之傳亦可爲止至善之傳蓋從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從古本是提大學之綱明德是就本原說天下是就分量說明明德於天下卽是親民明德極微渺天下極廣博明明德於天下眞有納須彌世界於一芥子中氣象知止則第知焉而已卽能慮而得亦第實知其理而能深信不疑焉耳若實見諸行事則

其本末始終先後之序必一毫不能紊亂乃能實致
其功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是明德所被之物
即身心家國天下也事是明明德於天下之事即誠
正修齊治平也循其先後之序天下事物如網在綱
一絲不紊矣故曰近道此節是下二節提筆故下二
節分承先後字所先在此所後在彼兩節原是一意
而繁複不殺者先是程功後乃收效也先是欲明明
德於天下後乃能明明德於天下也然由天下遞求
其本約而至於知由知遞徵其效大而至於天下平
聖王之學果枝枝節節而為之乎故又指出修身為

本諸事皆當求諸身也以理言明德爲本以事言則修身爲本也本亂末不能治本薄末不能厚古今不易之理不言始終者以本末該之也然則本末物也知其爲本爲末格物也吾所謂方格卽朱子分八條目之意如納物於方格也知其爲本而先之知其爲末而後之卽兩節先後之義而先難後獲之義亦在其中則致知也夫前節欲爲此必先爲彼次節能爲此卽已能得彼此其理確不可易而能深知其所以確不可易則其識已過人遠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物格也物物皆握其本得其本萬事

理物各就序非物格而何致知在格物致知卽是格物故物格卽爲知之至自大學之道至此必有此二句方能結得完足惟知已至則將見諸行事而行事須從事之萌芽獨知獨覺做起故下文以所謂誠其意提起說去程子所謂王道本於慎獨也古本文義文氣原無闕脫錯亂也

古本自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以明德爲綱反覆推明欲人充滿其量而實致其功量之所及皆物也心身家國天下是也功之所始則知也修齊治平爲物則而我知之也明德不充其量則遺棄民物虛

田心過齋錄版

寂之學非大人之學也明德不實其功則泛濫爲知俗僞之學非大人之道也故知止是致其大綱之知知所先後是致其細目之知皆實其知於物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國必先治家必先齊身必先修心必先正意必先誠格物也意果能誠而心即正而身即修而家即齊而國即治而天下即平物格也修身爲本是格物之要即爲致知之知止本亂末不能治本薄末不能厚是格物之序即致知之知所先後也明德道之源也天下平道之極也握其源造其極則知止而得止非所謂知之至乎此段義理精深文氣亦

極完足謂爲經文原無不可卽謂爲致知之傳亦無不可也此下各以所謂提起首誠意次正心修身次修身齊家次齊家治國次治國平天下合首段共分六章致知一章誠意一章致知知也誠意行也大學以修身爲本人所以修其身者不出知行兩途故致知誠意兩章如兩峰對峙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意蘊悉該於中其下四章則各舉首章一語前反覆推明其理不他及焉則謂爲傳亦可也

右解經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
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
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

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

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

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
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
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
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
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

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明德者天與人之性蘊之於心者也然性以心爲舍究不得謂心即性於心之中求其純乎明德不落於形迹者則惟此自具之靈明惺惺不昧者爲性之本體言其發動之機則爲知指其存主之神則爲意鄉動而意靜知虛而意實致知後復詳釋誠意者能識本體須密操存之功也夫心之存主本無迹象之可

言其可言者仍爲此靈明不昧之神故知與意不能截然分爲二也明德本是一物故經文謂意爲獨而朱子訓獨爲獨知獨覺則舍此靈明不昧之體無所謂意也此心之意爲天與我之明德生而自具卽生而自誠然始則苦於昏而不自知繼則慮其欺而不自存故於應物之際須常保此未與物接之獨知獨覺則事物接於外好惡動於中而此靈明不昧者常爲之主百變而不迷則不自欺而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矣心廣體胖之謂也而實由敬愼以保此獨知獨覺之靈明致之也否則如小人之自欺而外人之

指視叢焉明德昏而不存心身家國天下卽無所以爲正之修之齊之治之平之之本而一事無可爲故誠意爲大學之最要也君子所以必如是求誠而不稍有假借也

意不誠則衆人之指視叢焉誠則亦人人所共見矣誠於惡者不能揜惡而著善誠於善者豈能揜善不著乎況明德既明尤爲人人所同得而人自無不見乎故我獨知獨見之明德卽（入淇澳兩節）天下共知共見之明德且爲萬世共知共見之明德能共知共見我德之所以明卽切磋琢磨是也學之至善民見之而

不能忘也能共知共見我明之所爲德卽賢親樂利是也政之至善民見之而不能忘也學知也政行也存之爲意爲獨推之卽充於天下至矣哉其退藏於密者乃卽其爾於六合者也[入康誥克明德節]故自古聖王莫不用力於明德盡出全力以爲之康誥所以謂之克內而密審其本源則顧諟天之明命湯之自新也外而充滿其分量則克明峻德堯之格上下也皆自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已[入盤銘數節]日日自明卽日日自新人人共見卽人人可共新在君子作之而已故雖舊邦可以新命之其故何也明德在心爲意意

爲吾心靜而存主之神有極彖爲皇極旣建民自會歸矣故在我之獨卽爲萬民之極極立於此萬物咸就範焉故君子無所不用也萬物其一太極物物又各具一太極明德所以爲人人所同得也夫君子用其極以意爲約而守之也人邦識下數節民之會極歸極則以明德爲至善歸而止之矣所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善卽至善也明德之靜存者爲意誠之而著於外者隨遇皆有可止之至善要皆守此愼獨之功以著明於應事接物之地之效也夫君子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所敬愼以求誠者則在獨知獨覺之意人驄訟章

以本之在是也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意又爲身心之本觀於夫子論無訟不在聽斷其詞而在大畏其志則大學明王道以誠意爲本可以恍然矣上段此謂知本知物之本也故足以此謂知之至句以知言也此段此謂知本知事之本也入大學而致全力於誠意則必能明明德於天下收修齊治平之效以行言也故更不益一語而言誠意之義理文氣已無不完足又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各章結法一例知古本原無錯簡譌脫也首段反覆推明明德之體本末終始先後身心國家天下皆就明德以示人欲人之

見道也故曰以知言也此段反覆推明明德之功愼獨切磋琢磨賢親樂利克明顧諟自新作新新命用極知止得止畏民志皆就明明德之功用以示人欲人之體道也故曰以行言也

以其德之靈明言曰明以其靈之粹美言曰德天以明德與人卽隱含知行在內故大學首從知行說入然性蘊於心人必先識之而後能體之故大學指道所在後卽從知字說入至知至後乃接入誠意知先於行也意何以謂之行明德是性無形體無聲臭不附於人身實無從見强而指之曰天之明命至實有

於人身有實迹可指則爲此心靜而存主之神明爲人所實有此明德之見端也故意非行誠意則行之始基而卽百行之本源也朱子以首段爲經文當全舉大學之全體本末始終言不當僅據知一邊說故本亂節下此謂知本句遵程子說定爲衍文謂經不當如傳文之末以此謂如何作結也夫欲明道之全體不就人之所見言是就人生而靜以上說矣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不是性不是性卽不是明德故古本首段卽從知上說明德之明是知德卽是止謂明之凝聚而粹美爲至善也凡人應

事接物其恰好處皆吾心固有之理恰好處卽是至善卽當止之處故人能識得明德卽爲已知止所以大學次節卽從知止說也此知字卽是明德之明自然發見處不雜於聞見卻離不得聞見孟子謂之良知陽明拈出以爲爲學之宗旨凡人應事接物均以此爲本大學所謂致知卽由此致將去故入大學者不曰求知而曰致知謂推致吾本然固有之知也卽朱子補格致傳亦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其言致法亦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非明德之明而何至乎其極則知止矣非明德之德而何

四必過齋鋟版

因其已知則此知人生而自具故大學發明道之全體即從知說入也陽明提良知爲宗旨與古本大學之說合講朱學者堅守門戶之見於大學經文首節後即接知止昧爲末見並朱子補傳之說亦不暇顧而以力攻良知爲快虛心研道者不當如此也

然此知爲流動之靈明必有實落凝聚處方可謂之德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行從何處起對天下國家言則在吾身即身而精之則在心然心載明德非心即明德也於心求爲吾身之主以應事接物者則惟此靜存之神能爲發動之端者以其靜存謂之

獨以其能發動謂之意此意果誠則如植種下於土枝葉花實自隨時而發實有天德自能實爲王道故誠爲體道之始也此段與上段可以並峙而以所謂提起與下四段同下四段皆此段誠意之所形以此獨施之國家天下而悉得其至善而止之也

朱子於此後多更古本次第者不以意爲性體靜存於心而以爲心之動念故不能貞百爲萬變而爲之主則朱子以爲誠意在意念初動處用功未嘗及身心家國天下也何以誠意後便爲盛德至善人不能忘何以便爲君臣父子交人均得所止何以便能使

無訟故以大學之道至其本亂節爲經分爲十目以爲十傳而分此段爲六於誠意前補爲五傳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爲誠意傳凡言明德者爲首章言新字者爲次章言止字及至善字者爲三章爲三綱領之傳聽訟章結以此謂知本爲本末之傳而以此謂知之至句爲致知格物傳結句謂傳文已亡而自補之脈落較古本爲分明然義理文氣不如古本之深厚完足兩相對較自能見之如釋明明德傳三引書而結以皆自明也爲釋明德之本體乎抑釋明德之功夫乎明德爲已所得於天之物人豈

不知而待於傳者特釋之乎意味已同嚼蠟而以誠意後各傳文氣較之則各傳結構完密與此大不相類取古本讀之則知因誠意後實有明德於中即能形著於外故引淇澳烈文之詩證之然前王没世武不能忘非求之民也能自明其明德而已由周及商以至唐虞聖王無不如是自古為學為政無不從誠意做起文意何等深厚完足此首章釋明明德之傳不如古本之善也

次章三章為新民止至善之傳較明明德傳尚為完足然自新新民以至新命義理完足而以用極為止

於至善則解用字未爲的確而無所不用四字亦無著落三章先出止字次說止而移淇澳烈文兩引詩於後以爲得止而詠歎以結之此較次章尤爲文義完足然傳以釋經也引本經在前以他經證之則可未有不舉本經而徑引他經說入以爲本經之傳也朱子亦自知其例故補物格致知傳即從本經說之例而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直從本經說入而明德至本末四傳不能一例則朱子必自知其爲割裂補奏而不敢信爲聖經之舊必爲如是也試取古本讀之淇澳二詩是詠歎誠意後誠中形外之實迹而湯

之自新則自明之實功自明必須與民其明民亦能自明也在上作之而已作之之法亦在自新其教命而已新其教命則不誘於世俗之積習拘於祖宗之成法將用何者以爲新民權衡裁則用此獨中之誠意而已蓋意是明德之凝聚萬事萬物之理胥含於此如天之北極易之太極洪範之皇極誠其意即建極也至此已往無所不用之故意誠以後物物之至善皆即我而具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得至善而止之象也物物之至善即物物一太極其在治天下即爲王道爲皇極故即爲民之所止亦由我

之先得所止我之先得所止由誠意來也則明明德於天下不過與天下同誠其意而已觀於使無訟可以恍然矣無情不得盡辭大畏乃在民志非提醒此明德實入於人人之痌瘝而爲之主其能如是乎故大學之道以誠意爲本能誠意者則握其本以爲之而明德明於天下矣

古本既無錯簡訛脫然則大學可不分經傳乎曰大學在小戴記中爲四十九篇之一他篇不分經傳此篇何獨分經傳同謂之傳可也以其出於孔門後世以禮記列於學官四十九篇均可名爲經則以大學

一篇通謂爲經亦可也援儀禮喪服及大戴記夏小正經傳並行之例謂此篇以經傳並行截本文各篇所謂以下爲一傳亦可也然予亦有說焉禮者人事之綱紀王者之政所以綱紀人事也欲王政之行必須人材大學培養人材以爲立綱陳紀之用則大學尤爲諸禮之本孔子以學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損益百王爲萬世法必不輕視學禮而不修訂儀禮十七篇乃不及學禮葢古學禮無成書夫子不敢以已說雜於古經中也朱子爲儀禮經傳通解特提學禮其見卓矣予意以此篇爲經升之儀禮中或置

於首或置於冠昏禮後或置於末置於首者即大學爲諸禮之本之意置於冠昏禮後者大學爲成人之學也置於末者虞廷典樂教胄子在禮官之後也而以學記爲傳如儀禮有冠禮昏禮小戴即有冠義昏義之類是也如此分爲經傳似較與中庸同列論語孟子中爲稍勝也

誠意章有曾子語則此篇非古經亦非孔子手定爲傳體明矣何以謂之經也曰誠意章兩節突出曾子語爲全經所無直稱曾子則所謂誠意以下非曾子所自作明矣故朱子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然

此處突出曾子語僅發明獨之非獨即上文全節之意特曾子語爲尤悚切動人耳去此三句本章發明必須愼獨以誠意之意原無不足竊意此三句爲曾子讀大學有得自抒所見註於小人閒居節下後之受大學者據曾子之冊並註語錄之後不復辨別同爲經文也後平天下章有楚書舅犯秦誓及各詩書語則此非周公以前大學古法而爲孔子所手定明矣故不入於儀禮也

然則子又分爲六章何也曰此後世讀書分段法即朱子名爲章句之意所以醒眉目也讀書分段是學

雨田心過齋鋟版

者欲通經文所以求通之法非割裂經文也
然則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非大學之綱領乎何以不
釋也曰烏得非綱領然以首節爲綱領則是必截然
分爲三則未安也實核之大學只是個明明德明明
德是性性中之理即有民物在內故曰親民民是我
性中物事烏得不親則親民是實復其性以及天下
平則盡親天下之民爲復滿其性之分量即爲明明
德到至善處而止之矣天下之人皆能明明德亦是
做到至善處而止之矣故大學則是個明明德至於
疑其無傳即爲未釋此後世尋章摘句法非聖賢論

學法也聖賢論學發明其理其理既明即不再釋非如時文家必明見字面方為切題也吾以致知誠意分知行試問知是知何物行是行何事致知求知之全誠意是行之始非明德乎既釋明明德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均是釋新民由明德以至天下平即是釋止至善從古本經文理義未嘗不完足不必疑其有漏也

條目有八何以僅有五傳知止下為致知之傳何不為格物作傳知止下不為經文條目從傳中分出是傳中有傳也且致知之目未出何以先為傳也曰此

泥於經傳之名而以後世行文之法律聖賢爲學之法也明德爲天之與我性中自具之物也苟不知之何從下手用明明之功故首節後即從知止說入人之爲學其端未有不自知始者此知即明德之明即是良知不由外來致之乃與見聞之知相合爲一而此良知愈良誠意則實體此知而凝聚於心凡百有行皆以此爲主而達於其物即物格也故以致知誠意分知行先爲致知傳所謂乾以易知乾作大始也次誠意傳所謂坤以簡能坤作成物也誠則成也吾錄朱子之說謂必欲分經傳當如此分其實經傳之

名不必拘也至於不爲格物作傳者須先知所格之物爲何物朱子訓物有本末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明德新民是一個物特分本末耳修身以上爲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爲新民之事則明明德親民是一個事特判終始耳德民是物則身心意家國天下皆物也明之親之是事則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致知在格物凡以用吾知處即是格物吾知已致處即是物格則大學全篇皆是格物之傳何用別爲傳而待後人之補即云物爲萬物則萬物皆備於我物苟無與於身心家國天下雖世有其物君子不格亦無

所害況吾謂誠正修齊治平爲方格物皆範於方格則物物皆得其正天下平之象也大學終於平天下而其首卽說出矩字矩所以爲方格也絜矩之道是平天下之道然則謂大學全册皆釋格物之事乃大學本義非吾之私見也

大學篇好惡凡三見始於誠意次修身齊家章次治國平天下章葢好惡者明德發動之端也明德性也好惡情也所謂誠其意以前是知性之學察識明德之全體大用而約以守之舉天下之物一一洞悉其次第節目之詳則萬物秩然於一心而一心照然於

萬物即物物格而知止矣心之昭然於物物之秩然於心其昭著於物而疑聚於內者爲心而不可即謂之心則謂爲意明德之全體大用退藏於密能爲好惡不可以好惡言也能爲好惡必先能知善惡故知爲意之精光意即知之形質實致此知於身心家國天下則意未動時第爲虛寂靈明之體何從着力故須於動時着力則感於物而動物有善惡意即發爲好惡此時方有工夫可言指其保守之功則爲愼完其本然之體則爲誠好惡不違其獨知獨覺之意則以此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各就其範矣故誠意非行

誠意以自貞其好惡則端百行之本而行自此始矣人之事由接物而生人之接物非好即惡人之行事非好而爲之即惡而不爲極之平天下不過刑賞生殺兩端迹爲刑賞生殺其用刑賞生殺者則好惡也故好惡不自欺其本然之性未有不能爲刑賞生殺者也好惡自心而發刑賞由身而用而人之情有七（好惡統七情見左傳）雖統歸於好惡而欲正心修身則七情必須皆得其正正心尙有寂靜時若修身則皆接物時矣故誠意後言情正心修身章據物之感心情動而留滯者言修身齊家章據情之感物物至而因應者

言據物至因應而言故復統七情於好惡而總言之故誠意爲淸好惡之源齊家章則正好惡之用也治國章發明家國相通之理以孝弟慈爲本誠恕爲用孝弟慈性也誠是誠其性即誠意所以端其本也恕則推其所成之性而涉於情矣故從所令反所好說入言好不言惡大學陳王道據人情皆善言故不及惡也至平天下章則以好惡之正則歸之民而以王者之好惡同之明德爲人所同得取天下人之好惡以爲我之好惡以之修政刑理財用人無一不當於人心而天下平矣故明德之用即是好惡誠以端其

本恕以推其用絜之天下之民而同則以矩爲至善爲民極誠正修建之齊治平用之故曰無所不用也至平天下仍不外誠意之好惡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大學一書只是個明明德其致功只是個格物其成功只是個物格也

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而直曰所謂誠其意者有知即有意就知之始而言叚知且發於意就知之繼而言凡知皆疑爲意知知與意先後不可拘也知是明意則明德也知疑爲意猶恐爲光景之虛故須誠之明德二字知行相串說而誠意在致知後則知行

對言卽中庸明誠之旨也明誠對言則不得謂誠意

在致其知矣

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直從修身說起曰所
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得無正心之義已盡於誠意乎
曰固是如此意是心之存主處存主果誠心焉有不
存存卽正矣然大學則致知據物言誠意據理言故
致知言本末言終始言先後言治亂言厚薄皆卽物
以窮理也誠意言好惡言民不忘言明新言止極言
仁敬孝慈信言情僻畏志皆本理以御物也明德是
物在我者爲本在人者爲末明明德卽是事在我者

思過齋發版

爲始在人者爲終知此德猶爲虛誠於意則實有是德矣惟實有是德故誠意後始屢言明德也然究就天與人本然之體不爲私情所雜物誘所移者言故止牽連明德至善而不及身心也身心則涉於應事接物矣

心在身中同是氣質其爲氣質之靈以主乎身者性爲之也如君與民同是人特君爲民之聰明睿知者足以主乎民耳載性之心爲意昧性之心即身心有不正即昧其性而引於小體矣故正心不特爲傳而與修身並言也無身則心之正不正即無從見故正

心與修身爲一事而連言之此章身有所忿懥正不必改作心字此後皆據治事言事與事皆相因故修身齊家齊家治國治國平天下蟬聯銜接而下也

明德在我爲性達於天下則其用在情故誠意以好惡起以民情民志結見明明德於天下正賴此情之無不同耳情同則懼爲物引而陷於一偏一則害心不能具衆理偏則害物不能應萬事正心修身章之情言有有所恐懼等有字修身齊家章之情言之之其所親愛等之字一留於心一牽於物內外之辭也至治國章推明人情之同上下感應之理見情之正者卽性也至平天

下則天子以億兆之情爲情而億兆不能各自爲情而會歸於一則天下大同矣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而中國能爲一人天下能爲一家也

明德是性好惡是情矩是明德之形即範好惡之道絜矩即是知道而用以平天下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以上是明德之事天與我之明德本在吾身此即能爲知覺運動者與生俱來而不可以知覺運動當之也吾身物也家國天下亦物也物與物接其所以應物者有確然不可易之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不識不知而順之蚩蚩之氓也君子則當行

察習書以求知道故格物不可不致知致知卽所以格物也然知有此理散於物物而我所以能知此理者非卽此理爲之乎不使此能知者凝爲一物專實實確深藏於吾心而與吾渾合固結爲一則此知仍爲依稀惝恍之見明而非得於己之德安能應萬事而不踰其矩乎故致知須誠意吾性之精明而流動者爲知吾性之純粹而凝聚者爲意實有此純粹者爲主於中則應事接物發而皆中節矣性之所發則情也

天以明德與人無形狀可言不可見也卽凝聚爲意

與吾渾合固結爲一爲吾應事接物之主亦惟獨知獨覺無形狀可言也故明德可指而言者必於應事接物之始此性所發之情驗之意是未發之好惡是已發之意毋自欺而自慊卽是發而皆中節反身而誠也反身而誠則明德實有於己矣

明德實有於己然後可以應事接物民卽物事皆民事天以明德與人人人皆有特無實體是德者以表著於世則小民之愚不能有所觀感而興君子果實有此明德以昭著於耳目之際則聞風興起上所以爲此明德與推行此明德者民皆晃之不忘非民之

不忘也民之具此明德與君子同君子以己之明德感發民之明德明德自發於中不能自欺即不能忘故雖前王已沒而此明德仍在人人之心目不能沒也君子與民同此明德故君子為治無他術也明此明德於天下而已其端為能自明自明則如舊無此德而我新布之於世民作而自新我之政令益無一不新則事事物物為建之極民各作而自進其極聖人作而萬物睹會極歸極萬物各得其所得止之謂也

明德天理也好惡人情也物物各就其矩王道也王

道不外人情君子平天下平天下之情而已情範於矩則天理明於天下矣天理從人情上見故誠意章後修齊治平之理皆從好惡之情推衍不復言明德也

誠意章之好惡感於物而動性發爲情未與物雜也故修身章以情之留滯於心者言物過而情仍留則物蔽性本體之明而萬物皆備之德反爲一物所囿矣心爲一物役偏而不宏此情之在我者不正猶未施於物也齊家章則用情於物矣心蔽於一物不惟不能應他物即此一物亦決不能中節故好惡之情

須常使獨知獨覺之意爲主情乃泛應而胥當情動也理靜也以理範情卽以靜制動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程子所謂動亦靜情溥萬物而無情無情者一己之好惡卽人人之好惡若我無好惡以民之好惡爲好惡者此平天下之源也

治國章言好不及惡平天下章先言惡後言好治國以民爲主平天下則須裁制萬物自古王者之興皆先去民所惡而後能聚所好也仁民以倫常爲急倫常之理明於國使人人相親愛而仁亦人人不相爭奪而讓仁讓成俗而國治矣若裁制萬物固是推吾

心之愛然物莫貴於民民害不去民利何由興故平
天下由所惡推入然後好惡並言也
民所秉之性同於上上之用情不得不先同於民好
惡同民即視聽自民憂樂同民用舍賞罰同民凡上
之情溥之於天下而無不同即為天理之公即為蒸
民之則民自不識不知順之而無從作好作惡矣堯
為則天之聖即同民好惡之謂也故王道盡此二句
為唐虞以來相傳平天下之心法而孔子以學承之
也
好惡同民即為民父母而配上帝不同民即失眾之

獨夫而爲天下戮自古至今有天下者孰敢不同民哉然而有天下者不盡同民何也財用誤之也財用爲帝王之所自有何以能誤之即此自有之心誤之也帝王之富貴以有民也習之久而昧其初不以民爲吾所受於天之職分其教養皆吾當盡之責而以民爲祖宗所留貽之畜產以供吾財用者天子貴極富溢日縱淫侈積爲風俗凡佐天子以理民者皆爲財用而來仕途不以賢不肖爲進退而聚無數爭刼財用之盜賊於有位災害並至衆失天命去而天下亂帝王之富貴求爲匹夫以保首領而不可得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然則財聚民散而天下之民皆可爭奪爲悖逆以散其所聚亦堯舜以來相傳之精義而非後儒之私言也

矩所以爲方也絜矩以平天下則天下之平必是物物就矩而範於方格之中天下胥範於方格之中則身心家國之就矩不待言矣天下平是平其好惡好惡之情發於明德之性故明德爲矩之理而矩爲明德之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求矩之所在格物也同民好惡而得衆而天下平明德明於天下絜矩之成功物格也大學之道以明德始

以絜矩而天下平絜方完得格物物格兩字之義又何疑格物之無傳也哉

忠信以得之誠意之誠也驕泰以失之聚財之悖之所由也人君不貴極富溢而驕泰行事決不敢悖然則有天下者之富貴非可驕而可畏也

平天下在平天下之情情者人與人相接之情人與人相接不能不假於物其所假之物則財是也財不能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則人患興未有能平天下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生人必生物以養之聖王散財以聚人而正辭禁民為非之義專歸於理財民之

思過齋鐫版

失德乾餱以愆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故聖人參贊化育必在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方能生財以養給人之欲求而平其情也

小人聚財君子散財聖人生財唐虞之世衆聖人聚集一堂而其所爲乃在工虞水火其開創草昧之艱難在物而不在民及至湯武之世紂桀聚財以遏天下之生機湯武起而散之而天下平矣湯武之經營在民其實亦在財除民之害使民各安生業卽爲民生財也民之貲矣日用飲食財乃日用飲食之資所以遂民生也自古至今安有不善生財而可以稱聖

人哉
以人情物理言之其爲人人所欲爲之事需財用必
多其非人人所欲爲之事則無所用財故財者人之
生機卽天之動機無財用則人事絕天理滅矣
平天下之矩從人情出卽從物理出人之所惡大段
在爭奪絜矩則不爭民施奪矣故首二節排出絜矩
之道此道字卽下道得衆道善君子有大道生財有
大道四道字之根四道字皆分應此道字樂只君子
三節泛言人情好惡先愼乎德至康誥節從物理上
實指出好惡所在楚書至君子有大道節見人昧物

同心濄齋發版

理之重輕用倩必至顚倒不能用人生財有大道節指出聖人參贊化育大作用止是生財財旣生仁者理之不偏重於一而周流焉則家給人足天下長享太平之福矣天下太平之成自財用恆足始則天下不平之端必自財用不足生以孔子時君驕民賤之勢言之財用不足之禍必發自長國家者不能生財不知理財而惟務聚財天怒民怨天下亦無太平之日矣

道得衆謂其所行之道能得衆也道善之道亦作此解

治天下必兼民物君子有大道是治人之道生財有大道是治物之道治人而平其情卽是不聚財而撒之然所散者仍斯民自有之利耳若創天地未有之利源則非大聖人不能矣故曰有大道也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自漢以來君相經營財用亦知取則於此然不過重本抑末驅民歸農食節用時示民以儉已耳至今思之仍撙節愛養謂爲理財之極則則可非生財也生財則須以人力補天地之缺陷如義農以至堯舜之所爲則可也孔子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夏曰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禮稱火化之功用易逃十卦之制作子貢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袂聖門論財用未嘗斤斤於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機器一人常兼數人之功一日能作數日之事則其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矣易稱黃帝堯舜之治歸之制器大學論生財未必不見及此故吾反覆此節而知外洋機器之利夫子必已見及而時未至不能遽興故露其機於此以待身逢其時者之取而用之也天地之蘊無盡藏凡聖人創造一世其去至治皆其一時可爲至治不能有所加非謂天地之運終如此

而已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
易終於未濟也
延外人以教中國之民來百工之說也振興工學以
自制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說
也
治國章之令及法皆是平天下章之矩令是將行法
是已行絜矩則所以爲此法令也
明明德是盡性之學由意知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皆
性分內事此渾言也析言之則身心意知修身也是
盡其性齊家親親也治國仁民也是盡人之性平天

下愛物也是盡物之性吾身爲萬物皆備之身不能曲成萬物即不能平天下即不得謂爲身修不得謂爲明明德於天下故致知之功必至知天格物之功必至平天下天下平者盡物之性以參贊化育也孔子以學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即是大學之道故大學一篇可以爲論語凡言學之注腳不惟吾十有五章也而朱子訓此章云學即大學之道則從心所欲之矩即是絜矩之矩即時習章言時言人不知而不慍亦是因大學一篇而發夫子爲學雖是千萬世治天下之常理究因春秋之末爲治者無不驕

悖長國家者無不甘爲天下戮而不屑同民好惡夫子爲書既有感於當時而發世移時易理不變而法令不能盡同學大學者烏可不以己之身世習之而泥古法以治屢易之身世哉至於必同民好惡辟則爲天下戮財聚民散悖入悖出拂人性則菑逮夫身等語處數百年君民分定之世而著民叛之事爲罪不在民皆長國家者所深惡而厭聞者故大學之義與春秋同不知夫子必慍夫子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蓋卽指此人慍夫子而夫子不慍者明公理於天下悲天憫人之念深世俗之喜怒不暇

顧也

孟子一書言經世處不外同民卽大學好民好惡民惡也至告子篇後始多辯學語性善卽明德之至善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明德須明於天下孟子承大學之傳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其語不虛也